

我是 夏壳壳

Wo Shi
Xia Keke

* 6 *

彭懿
著

Peng Yi
Zhu

老师，操场上
有个小妖怪叫我



明天出版社



*Wo Shi
Xia Ke Ke*

* 6 *

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彭懿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 彭懿著.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16.5
(我是夏壳壳)
ISBN 978-7-5332-8866-2

I. ①老…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9308号

我是夏壳壳 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著者/彭 懿

出 版 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规格/155毫米×210毫米 32开 9.25印张 7插页 185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978-7-5332-8866-2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 开头的故事 语文课，我被一只巨掌给拍醒了 1
- 1 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6
- 2 既然操场上有一个绿色小妖怪叫你，你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 13
- 3 夏壳壳，我要让你记住，你这一辈子都得做我的爸爸 20
- 4 召唤仪式 32
- 5 柿子树说她也看见了小妖怪 40
- 6 跳蚤一世画的案发现场示意图 46
- 7 11点11分11秒，我头上长出了一只犄角和两只大耳朵 58
- 8 两个女孩不打了，我和海妖三颗牙打了起来 76
- 9 你，你，你也长了一只绿犄角 91
- 10 我们的画……活了 101
- 11 妖怪大王/插图 115
- 12 《妖怪山和五个小孩的故事》 123
- 13 你们看见一只小白兔也会管它叫爷爷吗 147
- 14 一个大事件即将发生 153
- 15 我们果然被选中了 160
- 16 呃呃呃——呃嚏，我的邀请函呢 169

目 录

- 17 “风铃敲响”旧书店 179
- 18 邀请函 194
- 19 《哦哪哦哪村的妖怪们》 199
- 20 猫头鹰公园妖雾山 203
- 21 手拉手，我们出发去哦哪哦哪村 209
- 22 祝你生日快乐 217
- 23 哦哪哦哪村 222
- 24 接下来，该我们登场了 226
- 25 粉条·夏壳壳 230
- 26 笛妹·柿子树 241
- 27 野狐·跳蚤一世 246
- 28 虎牙·喂喂耗子 257
- 29 我宣布，庆祝演出成功晚宴现在开始 264
- 30 真的回家了 270
- 31 星期日的推理：安眠药就是妖怪大王 273
- 32 终于有一天，我彻底忘记了安眠药和他的那些妖怪们 276
- 33 一年以后 278
- 关于《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的自问自答 283



开头的故事

语文课，我被一只巨掌给拍醒了

自从上个星期六，我在小白鹭海滩目送着那只金黄色的巨鸟驮走了我的小人老师“虎姑婆”以后……

什么？你说你不知道虎姑婆是我的美术老师，不知道她被魔法池塘里的千年水精变成了一个8.3厘米高的小人？哎呀，那请你马上读一读《小人守护者》吧，保证你看完了，会激动地跑到魔法池塘，手舞足蹈地恳求千年水精把你的老师也变成一个还没有苹果高的小人。小心！赶快把书藏到书桌下边去！这段话可千万不要让你的老师看到，他会生气的，说不定他会赶在你前面冲进魔法池塘，怒气冲冲地恳求千年水精把你变成一个小人。

一连三天都没有什么异兆出现，我错误地以为我的一生就会这样永远地平静下去了，可是没想到第四天，就是星期三的下午，就有一个妖怪来学校找我了。

“等等，”你一定会忍不住打断我的话，“妖怪是谁？”

什么叫妖怪是谁？妖怪不是一个人的绰号，妖怪，妖怪就是

像树妖、山妖、河妖一样的妖怪啊！

“可是，妖怪怎么会跑到学校里来……”

好了好了，求求你不要再追问下去了，就让我从星期三的下午说起吧。

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语文课，我又犯困了。

我犯困，罪魁祸首既不是昨天晚上折磨了我一个晚上的噩梦，也不是热得反常的秋天，而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嘿嘿，用我们班上说话最刻薄的女生吴针针的话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魅力的一个男人了”。他是个干瘪小老头，人整天无精打采的不说，连说话的声音也是蔫蔫巴巴的，一篇再有意思的课文，从他嘴里一念出来，都会变成一首让人昏昏欲睡的摇篮曲。所以，“海妖三颗牙”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安眠药”（请千万不要以我们为榜样，在背后给老师起绰号）。不过，他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因为你就是在教室里闹翻天，他也不会批评你一句。要是我们学校评选“你最喜欢的老师”，我肯定投他一票。

海妖三颗牙是我的死党，他的真名叫任远远。我还有一个死党叫水果果，绰号“跳蚤一世”，是我的同桌。

我呢，我叫夏壳壳。

你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平凡的小男孩，怪事总是隔三岔五就会自动找上门来。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嫁给了怪物王子的奶奶，我的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的怪物血。

不过，我要纠正我刚才说过的一句话，安眠药也不是世界上

最没有魅力的一个男人，我忘了，我们班上就有一个他的忠实粉丝，她叫田甜。

田甜为什么会崇拜他呢？因为她一直都在悄悄地写幻想小说，而据说安眠药就是一个幻想小说作家。他出没出过书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写的书一定不好看，不好玩，不是有种说法叫“书如其人”吗？一个蔫头耷脑的人，怎么能写出一本好看又好玩的书来呢？

还有二十五分钟就下课了，我终于睡着了。

我不是第一个睡着的。在我合上眼皮之前，我看到班上的同学已经歪歪扭扭地躺倒了一大片。还笔直地坐在那里听课的，好像就只剩下田甜一个人了。

安眠药就这点好，不管你在他的课堂上怎么呼呼大睡，他也绝对不会骂你。要是换成我们的班主任橘子老师，早就把你拎起来罚站了。

睡梦中，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叫我：“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接着，我就被一只巨掌给拍醒了。

请你注意，我可没有说是被人给拍醒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只人的手。它巨大无比，上面还长着尖锐的刺。你有没有被北极熊狠狠地拍过一巴掌？对，就是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我，我当然没有被北极熊真的拍过了，这不过是一个比喻。

起先我以为我是在做梦，梦到了一只巨兽。可睁眼一看，哪有什么巨兽啊？我仍然坐在教室里，前后左右都是一张张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的脸，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远处，安眠药还继续站在黑板前头念课文；近处，跳蚤一世还像我睡着之前那样侧脸趴在书桌上，半张着嘴，口水都快把他的脸淹没了。

可是不对啊，为什么我的右肩膀这么疼啊？

我一边伸手拉衣领，一边扭头朝肩膀后头看去。

“呀，好恶心！壳壳，你的肩膀上怎么是绿色的？”坐在我身后的“柿子树”，先我一步看到了，厌恶地咂了咂嘴。

还好，她没有像上次一样尖叫起来。

柿子树是谐音，她真正的名字叫史之抒。不过这个文绉绉的名字念起来太拗口，三个字的发音全是翘舌音，所以我们都叫她柿子树。别看她平时不声不响的，要是发起脾气来才可怕哪，比童话里的女巫还疯狂。上次我把被千年水精变成小人的虎姑婆装在酸奶杯子里，带到学校里来玩，就是被她检举告发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幕，她指着我的书桌，在课堂上失声尖叫：“一个小人精！我亲眼看到的，就在壳壳的书桌里……”我没恨她，我们早就和好了，后来我还正式邀请她到伞兵原野见过虎姑婆哪。就是那天，我的小人老师乘坐的遥控直升机发生了坠机事件……

可不是嘛，我的右肩膀真的变成绿色的了。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那是一种闪耀着荧光的绿色。我摸了一把，就像是在涂满颜料的图画纸上摸了一把似的，我手上竟沾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绿色粉末。

柿子树也把手从我的后衣领伸进来，摸了一把。同样，她也沾了一手的绿色。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她一定是惊讶得闭不上嘴巴了。

幸亏她的同桌今天没来上课，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

想不到，柿子树伸手摸我的这个动作，还是被跳蚤一世看见了。你说诡异不诡异，他睡得好好的，早不醒，晚不醒，偏偏在柿子树把手伸进我衣服里的一刹那，睁开了一只眼睛：“啊，壳壳，女生摸你了……”不过，他刚这么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就被我用一只绿色的爪子强行合上了眼皮。

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不是鸟屎。”柿子树大概是闻了一下。

当然不是鸟屎了，鸟怎么会隔着我的外套，把鸟屎拉到我的肩膀上？我侧过身子，把衣领拉得更开一些，这样我就能看清楚它到底有多大了。

这块绿色的印记，没有我感觉到的那么大，称不上巨掌，顶多也就是一个五岁小孩的手掌那么大。手掌？刚这么一想，我就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没错，这是一个手印。只不过……我用力把衣领往下扯，让整个肩膀头都露了出来，只不过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手印，而是一个爪印，一个怪物的爪印。



我呆住了，这怎么可能？

梦中的巨兽怎么可能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个真实的爪印呢？

我以为柿子树没看出来，可是我错了。

一切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

“壳壳，这不是一个怪物的爪印吗？”她把语文课本卷成一个喇叭，对着我的耳朵悄声问，“你把它藏在哪里了？放学后能带我去看看吗？”

柿子树是一个对奇幻事件特别感兴趣的女孩，不像班上别的女生，一说到怪物和精灵什么的，就会露出一副“什么呀，你又在胡说八道了”的表情。可惜我没时间回答她了，因为我肩膀上又挨了一击，刚才的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这一掌好厉害！

我的身体猛地朝前一扑，肋条骨差点没被书桌撞断。

听到我发出了一声悲鸣，柿子树连忙用脚踢我的椅子：“壳壳，你怎么了？”

“我……又被打了一下……”我忍着疼痛说。

“谁打了你？我怎么没看见？”

“我，我也不知道……可能，可能是一……一只隐形的怪物吧……”我一边用手揉着被撞得生疼的肋条骨，一边用手抵住书桌，把椅子尽可能地往后仰，向她求证，“柿子树，你听到那个召唤我的声音了吗？”

“声音？”她又是一脸的困惑。

我不用再问了，答案都写在她的脸上了。

显然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那个声音。我顿时攥紧了拳头，血开始往上涌，我预感到又要有什么怪异的事件发生。

我用力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这个不知是人还是兽的声音，是从另外一个遥远的魔法世界传来的，我只有排除杂念，在心中才能听到。

这下柿子树生气了，操起文具盒对准我的脖子就砍了下来：“壳壳，你在骗我是吧？什么爪印，明明是你故意涂上去的水彩颜料！”

听上去她好伤心。连砍了三下，她还嫌不够解恨，还把那只沾满了绿色粉末的手，在我的后背上胡乱地抹了几把。

我没理她，继续闭着眼睛，等待着那个声音再次出现。

这时，发生了一件后来想起来让人觉得非常蹊跷的事情，就是安眠药突然失控，莫名其妙地冲我大声地吼了一嗓子：“夏壳壳同学，好好听课，不要看着窗户外边发呆！”

我被他吓了一跳，睁开了眼睛，不要说我了，连身边的跳蚤一世都被他给吓醒了。可问题是，我根本就没有朝窗户外边看啊。

我奇怪地朝教室的前方看去。在我的印象中，安眠药从来没有这么大声地训斥过学生。我以为他会瞪着我，没有，他仿佛根本就没有点过我的名似的，连头都没有抬一下。难道我听错了？我把目光收了回来，在心里哼了一声：“窗户外边，窗户外边有什么好看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潜意识接受了他这句话的

暗示，反正我就那么撑着下巴，偏过头来，真的朝窗户外边看了过去。

结果……结果我就看见了那个绿色的小妖怪。

这个学期，我们新换了教室，从三楼搬到了一楼，我又恰好坐在窗户边上，所以一扭头，我就看见了它。

它站在操场上。

它肯定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生物，它更像是一只由喷火龙、蜥蜴和大鸟合成的异形生物。它是绿颜色的，头上还有一只弯弯尖尖的绿犄角。我真的描绘不出它的长相，因为我一下子被它震撼了。只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奇怪，说不出为什么，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那张脸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的任务不是回忆，现在我的任务应该是扯开嗓子尖叫。

“妖、妖妖妖妖……”

我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好像嘴里塞了一大团抹布。

我以为班上的同学都会像我一样激动万分，呼啦啦地冲到窗台跟前，发出一阵阵的尖叫。你想啊，大白天，一个小妖怪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这要造成多大的轰动啊！

可是，班上没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激动。

不要说轰动了，连一点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掀起来。

更让我纳闷的是，原来几个扭头朝窗外看的男生，又把头扭了回来。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同桌跳蚤一世，他咕咚一声，又趴回

到了书桌上。

今天……大家怎么这么反常呢？

我用力去扯跳蚤一世的耳朵：“你还睡觉？你看操场上有什么！”

我生气了。就算别人没有反应，跳蚤一世也不应该没有一点反应啊。他平时不是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边，嚷嚷着让我带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见妖怪的嘛。这回妖怪真的来了，他却又睡觉了！他和我，还有海妖三颗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猎怪小分队。我们特别喜欢研究妖怪、怪物和怪兽这些传说中的生物，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这一下用的力量可能是太大了，他被我扯醒了，痛得歪着嘴巴叫起来：“哎哟，痛！壳壳，你干什么呀……”他睁开眼睛，伸手来扯我的耳朵。

我胳膊一抡，打掉了他的手：“你看窗外，有一个绿色小妖怪！”

“小妖怪？”他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半信半疑地朝窗外看去，可是，他的目光很快又回到了我的脸上，“你骗我，操场上什么也没有啊。”

没有？怎么可能？它藏起来了？

我转过身来朝外看。

可是，它明明就站在操场中央啊！

看见我隔着窗玻璃朝它看，那个绿色小妖怪兴奋得就像一个小孩。它那个样子看上去，唉，怎么形容才好呢？好吧，我也不

怕你们嘲笑我了，我就直说了吧，它兴奋得那个样子，简直就像一个小男孩见到了爸爸一样。

它冲我不停地挥舞爪子。尽管隔得那么远，我还是看清了它那只绿色小爪子的形状，和我肩膀上的那个小爪印一模一样。不知这个小不点刚才用的是什么魔法，那么远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看不见它？”我不相信，手指着窗外，又追问了跳蚤一世一遍，“你看不见操场上的那个小妖怪？”

现在，跳蚤一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他又朝操场上看了一圈。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瞅着窗外的绿色小妖怪，心想：难道说别人都看不见它，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看见它？

我不甘心，又转过身来问身后的柿子树：“柿子树，你能看见操场上的那个绿色小妖怪吗？”她本来还看着窗外，听我这么一问，脑袋一下转了过来，送我一个白眼不说，还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外头明明站着一个妖怪，却没有人能看见。

“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这时，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发出来的。

除了我，班上似乎没有人能听到这个声音。

见我不去看它，操场上的那个绿色小妖怪着急了，又叫了一遍：“爸爸，爸爸，请召唤我——”

这肯定是在叫我了。

可我怎么突然就成了一个妖怪的爸爸呢？

我哭笑不得，脸都羞红了，幸亏别人听不到它的声音，不然我可就惨了，估计所有的同学都要阴阳怪气地叫我“妖怪爸爸”了。你说，这不是败坏我的名声吗？什么叫有口难辩？这就叫有口难辩。我总不见得拉着一个绿色小妖怪去做“亲子鉴定”吧？可是、可是我真的冤枉啊，我真的不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绿色的儿子啊。我才十岁，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小男孩，还不到做父亲的法定年龄。再说，我也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女妖怪呀。

它一定是认错人了。

“你在叫我？”我指着我的鼻子，小声问它。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整个人都跪到了椅子上，把身体挺得直直的。这样，操场上的小妖怪就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了。

它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是你的爸爸？”

它奇怪地看着我，再次毫不犹豫地地点了点头。

“你、你是我儿子？”

明明知道是废话，我还是傻傻地又问了一遍。

想不到我这句话问坏了，它竟然撒娇似的朝我伸开双臂，叫了起来，而且叫得是那么声情并茂，叫得人心都快碎了：

“爸——爸——”